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五

亨集

張南軒先生

來書所謂思慮紛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論此處甚多須反覆玩味據目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時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其比作主一箴爲一相識所刊其間

言傳詩學卷之五  
亦有此意

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寔明則其所居者  
亦有地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个敬治  
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  
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  
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如左右  
所謂窘於應事無舒緩意無怪其然也故欲從事  
於敬惟當常存主一之意此難以言盡實下工夫  
涵泳勿舍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

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  
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  
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  
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  
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  
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論及邇來工夫足見不輟但所謂二病若曰荒忽因  
循則非游泳之趣若曰覺迫寡味則非矯揉之方  
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也要是常切省厲使

凝斂清肅時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一切近功也

問近有人疑但能存心自無不敬乃以動容貌整思慮爲言却似從外面做起不由中出不若直言存其心之爲約也曰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旣不如此用工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

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爲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所論雖間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接物遇事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只是暫時血氣休息耳且旣曰覺無所把摸安得爲安靜乎敬則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豈容遽渙散乎主一之義且深體之

所論居敬雖收斂此心乃覺昏昏不活而懈意慚生

夫敬則惺惺而乃覺昏昏是非敬也惟深自警勵以進主一之功幸甚

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近出乎私意小智之為豈不深可歎哉惟周子生乎千有餘年之後超然獨得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理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

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窺太極可得而識矣

格至也格物者至極其理也此正學者下工夫處呂舍人之說雖美乃是物格知至以後事學者未應躡等及此也雖然格物有道其惟敬乎是以古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自灑掃應對而上使之循循而進而所謂格物致知者可以由是而施焉故格

物者乃大學之要也

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伊川謂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剛仲嘗謂孟子言可欲非以欲之欲也自性之動而有所之焉若耳於不可之際甚難擇姑以近者言之如飲食男女人之所大欲人孰不欲富貴亦皆天理自然循其可者而有所之如饑而食渴而飲以禮則得妻以其道而得富貴之類則天理也過是而恣行妄動則非天理矣故書曰敬脩其可願孟子又

曰無欲其所不欲是也乾聖人之分豈謂聖人之動皆循天理而然歟元者天德也孟子所謂善豈指天理而言歟橫渠又曰明善必明於未可欲之際未可欲謂大本未發者否見於可欲則性之苗裔已發見者未可欲則大本全體渾然不容一毫之僞明之之功何自而先莫亦當先從於不可之際審擇而固執之否愚見如此心中亦未安恐伊川引乾元處別有深意曰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

而發則為血氣所動而非其可矣聖人者是心純  
 全渾然天理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  
 也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  
 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已之信  
 屬焉今欲用工宜莫先於敬用工之久人欲寢除  
 則所謂可者益可得而存矣若不養其源徒欲於  
 其發見之際辨擇其可與不可則恐紛擾而無日  
 新之功也

元晦謂略於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後復

錄呈如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  
 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垂諭忿怒之病氣習偏私處正當深致其力損卦懲  
 忿窒欲之為言須思其所以然而懲艾之先覺謂  
 惟思為能窒慾其謂懲忿亦然若謂正當發時最  
 好看吾本心此却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  
 私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遽  
 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事看吾本  
 心則天理人欲不相參恐無力也更幸思之

承諭誇勝之爲害可見省察之功正當用力自克也  
克之之道更須深思誇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  
上用工消磨乃善若只待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  
滅於東而生於西也正惟勉之

問君子時中朱編修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  
事以處中也龜年竊謂君子精義故能時中謂之  
時中者以其全得生理故無時不中非謂就時上  
處中也今日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事以處  
中心切疑焉曰隨事以處中非元晦語乃先覺之

意此意甚精蓋中字若體統看是渾然一理也若  
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  
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事以處中也然元晦  
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事以處中語却有  
病不若云所貴於君子之中庸者以君子能隨事  
以處中也

問明道先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  
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先生曰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恕也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物



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長短各得其欲可謂恕矣九思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一元之氣運行無息所謂天行健者也以其行健無息故能生生萬物而各稟此善意故曰忠其在人體之則曰乾乾誠意無毫髮間斷則發見於外斯能已推之以心之所本既善則應人接物皆如其心可謂恕矣觀明道謂草木蕃於伊川言各正性命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

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爲天授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爲命不必須是授之萬物方可言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爲忠恐此亦只是恕蓋已發者也九思所言忠恕與天命大意是否及所疑侯先生之言并乞詳教曰明道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爲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乎其中用之所行體亦無乎不具也以此意玩味則見伊川之言尤有功處

侯師聖所說忠字恐未爲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於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

問明道云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所謂氣動志者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若止以藥酒與趨蹶言之謂之少可也明道又云氣專在喜怒上豈不動志夫人爲私欲所勝喜怒不公以移奪其志者多矣而謂氣動志者什一此則未諭曰所以喜怒亦志動氣也但因喜怒之氣而志益不能自寧是氣復動志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耳然其始動而言只可謂之志動氣也惟趨蹶與藥也酒也則是氣先之也

問明道先生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九思思之謂人之有志不能持之使常自覺其所在往往遇事則爲氣所使顛倒失次而不能制與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皆志不定故也使其志常定於內昭然不亂必不至遇事而失錯矣故志不可不持持之久而熟則必須自知以心驗之未見其爲私明道謂只這箇也是私其意如何

曰纔涉人爲便是私有箇持守字便是人爲然學者須從此用工由誠之進於誠煞有節次

或問伊川先生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九思思之若能敬則能擇義而行伊川謂知敬而不知集義爲都無事不曉其旨又集義所生義生於心不知如何集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得心體用

訓積事事物物莫不有義而著乎人心正要一事一件上集

問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吾有長而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

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無差等卽是二本伊川先生答楊龜山論西銘書當熟玩味

問奔逸絕塵存乎思曰如此等語皆涉乎浮誇不穩貼夫思者沉潜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推此類察之

問吾心純乎天理則身在六經矣饑而食渴而飲天理也晝而作夜而息天理也自是而上秋毫加焉卽爲人欲矣人欲萌而六經萬古矣曰此意雖好然饑食渴飲異教中亦有拈出此意者而其與吾儒異者何哉此又不可不深察也孟子只常拈出愛親敬長之端最爲親切於此體認便不差也垂諭足見紬繹不輟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饑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

識其真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目運水般柴爲妙義而不分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此不可不知也

克已復禮之說所謂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已私也已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已有道要當深察其私事克之今但指吾心之所愧者必其私而其所無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已意爲則且將以私爲非私而謂非禮爲禮不亦誤乎又如格物

之說格之爲言至也理不遺乎物至極其理所以致其知也今乃云物格則純乎我是欲格去乎物而已獨立此非異端之見而何且物果可格乎如其說是反鏡而索照也

所論尚多駁襍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意甚有病知有淺深致知在格物格字煞有工夫又云儻下學而不加上達之功此尤甚謬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功也

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  
恠恍惚者比也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  
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若強欲驟開拓則將  
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  
卑近深厚縝密以進窮理居敬之工則所望也

問爲佛學者言人當存此心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  
光燦燦地此與吾儒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否曰  
某詳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謂存  
者固有公私之異矣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

收其放則公理存故於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所  
當爲而未嘗不爲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學之  
所謂存心者則欲其無所爲而已矣故於所當有  
而不之有也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無  
所爲者以爲宗日用間將做作用其云令日用之  
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是弄此爲作用也目前一  
切以爲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也  
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識得真與  
妄耳伯逢疑云旣是天安得妄某以爲此六者人

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卽人爲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且如釋氏揚眉瞬目自以爲得運用之妙而不知其爲妄而非真也此毫釐之間正要辨別得如伯逢病正在此耳所答之語大意已得之

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非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

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化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爲自私自利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爲已私蓋謂是也

問不可息者非仁之謂歟曰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須於此深體之

問性太極太極不動不動則不見其所以為仁心則與物接矣與物接則是心應之矣此古人所以直指心要曰仁人心也曰未與物接時仁如之何

問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拔千餘年陷溺固

滯之病豈可輕議哉云云夫知者知此者也覺者

覺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無時不覺視聽言動莫

非此體之流行而太公之理在我矣尚何躁憤險

薄之有曰元晦前日之言固有過當然知覺終不

可以訓仁如所謂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

此言是也然所謂此者乃仁也知覺是知覺此又

豈可遂以知覺為此哉

問以愛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者明其

發見之端也曰愛固不可以言仁然體夫所以愛

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此孔子答樊遲之問以愛人

之意

問觀過斯知仁矣舊觀所作訥齋韋齋記與近日所

言殊異得非因朱言別以一心觀又別以一心知

頃刻之間有此二變為急迫不成道理遂變其說



乎其常反覆紬繹此事正如懸鏡當空萬象森羅  
一時畢照何急迫之有必以觀他人之過爲知仁  
則如觀小人之過於薄何處得仁來又如觀君子  
之過於厚則如鬻拳之以兵諫豈非過於忠乎唐  
人之剔股豈非過於孝乎陽城兄弟之不娶豈非  
過於友悌乎此類不可勝數揆之聖人之中道無  
取焉耳仁安在哉若謂因觀他人之過而嘿知仁  
之所以爲仁則曷若返之爲愈乎與於先生舊說  
似未能遽舍更望詳教曰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

乃兄前說甚有病來說大似釋氏講學不可深尋  
蓋過須是仔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意思也  
過於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不遠者可知比  
夫過於薄甚至於爲忤爲忍者其相去不亦遠乎  
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爲仁之義不至渺  
茫恍惚矣

垂論仁之說若只將做周流無滯礙氣象看了却只  
是想像又云其所以然者乃仁也不知其所以然  
者果何歟願只於日用間更因其發見苗裔而深

察默求之勿舍勿棄當的然見其樞機之所由發者也

問平居以利物爲心然後此道廣曰若日常以利物爲心是外之也曰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已焉則可矣

問人者天地之心經以論禮而五峰以論仁者自其體言之爲禮自其用言之爲仁曰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

問子文文子之事聖人以清忠目之就此事言只可謂之清忠此洙泗言仁之所極是也然遺書有謂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茲又不能無疑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何也又况程子於博施濟衆之下乃云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則又與忠清之說不同請明之曰遺書中之意大要以爲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

只得謂之清忠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爲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爲仁乎看先覺說話切忌執殺不知如何大意以爲此不睹不聞者指此心之所存非耳目之所見聞也目所不睹可謂隱矣耳所不聞可謂微矣然莫見莫顯者以善惡之幾一毫萌焉卽吾心之靈有不可自欺而不可以掩者此其所以爲見顯之至者也以吾心之靈獨知之而人所不與故言獨此君子之所至嚴者蓋操之之要也今以不睹不聞爲方

寸之地隱微爲善惡之幾而又以獨爲合是二者以吾之所見乎此者言之不支離否未可以爲言

或問伊川曰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九思謂性之在人可以言不動心者性之已發已行安有無出入今人對鏡則心馳焉是出矣不必言邪惡之事只大凡遇事而此心逐之便是出及定而入其舍是入矣然孟子固已明言其出入爲心矣而伊川謂心無出

入不知逐日之間有出入者是果何物又有一處  
謂在人爲性則不可言出入旣曰主於身爲心凡  
能主之則在內不能主之則外馳是亦出入之意  
不知心之於性相去如何思慮之於心相去又如  
何曰心本無出入言心體本如此謂心有出入者  
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  
操之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  
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未可以語言  
盡之耳

程子曰心本無出入以操舍而言又曰心則無出入  
矣逐物是欲蓋操之便在此舍之則不見因操舍  
故有出入之云耳若論人之逐物蓋因其舍亡故  
誘於物而欲隨之欲雖萌於心然其逐物而出則  
是欲耳不可謂心也至於是心之存物來順應理  
在於此又豈得謂之出乎

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  
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感於物則動矣此亦  
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

也然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爲不善矣此豈其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於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澄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亦其性也至於因其流激汨於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

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溟滓無別要須精析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

之所存也伊川先生語錄所論幸精思之

問自誠意至平天下條析甚明而獨於格物致知無說朱編修以爲闕文是也然龜年嘗以爲自平天下遡而求之其極至於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極至於國治天下平其間雖節目繁夥而其道甚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而已耳然聖人自誠意而下又各疏其說焉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蓋聖人深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然也故聖人於齊

家之條引書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不識是否曰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致知格物事也然疑致知格物一段解說自須有關文

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模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博與襍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

陸象山先生

謂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說大凡人之心中惟微是精微纔粗便不精微

謂人欲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日月之類蝕惡星豈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此說出

於樂記不是聖人之言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夫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然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且如專言靜是天性則動獨不是天性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提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因言莊子云眇乎小哉以屬諸人巍乎大哉獨游於天又曰天道之於人道也相遠矣是分明裂天人爲二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旣是入則必有憂樂矣生知蓋謂有生以來渾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阜民方侍坐先生遽起阜民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無所問先生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阜民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

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者  
遂見先生先生目送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  
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  
邇乎其曰然昔者嘗以張南軒先生所類洙泗言  
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卽知  
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  
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存養一節

太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那有魑魅魍  
魎來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  
文王方可無贊濟道云文王聖人非某所能識曰  
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近來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有此  
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  
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一明則此理自明當惻  
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辭讓處自羞惡辭讓是非在  
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  
強剛毅自發強剛毅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  
在內時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欺得你  
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  
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  
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  
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  
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仲誠處

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

答曰如鏡中觀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

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

只在仲誠身上旣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

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

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

曰未知學博學箇甚麼審問箇甚麼明辨箇甚麼

篤行箇甚麼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却不是泛然答老  
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  
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  
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韓柳未  
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  
何如伯敏云所望成人自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

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  
人亦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  
亶亶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  
當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  
時分勁挺到磨礪處發光輝磨礪鍛鍊方得此理  
明如山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  
守定如何會得所當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博學在前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  
當爲是不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的防閑與

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作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腑肝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常久上却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却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

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嘗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曰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被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從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

入之學會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却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是文字學問是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也

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曾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也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致其知致知

在格物古之學者爲己所以昭其明德己之德已明然後推其明以及天下鼓鍾於宮聲聞於外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個心某之心卽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後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何如是

盡心性材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材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爲人不爲已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己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卽今便是牛山之木一以爲血

脉只在仁義上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壞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近惟旦晝所爲惛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息夢寐顛倒思慮紛紛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爲未嘗有材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

云痴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  
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  
土聖人急於教人故以性以情以心以材說與人  
如何泥得若老兄與人說定說如此樣是心如此  
樣是情性與材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  
須是血脉骨體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  
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脉只要理會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  
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

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  
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底要  
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是自然  
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  
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  
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闢告子又  
問養勇異同先生云此只是比並北宮黝用心在  
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施舍用心在內  
正如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而施舍又似曾

子北宮又似子夏謂之似者蓋用心內外相似非真可及也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已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已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與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材焉之類皆以謂材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着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壞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脈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王遇子合問學問之道何先曰親師友去已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已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答先生曰子合要其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說所以不答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去理會事如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覆則仕蓋未可也初學者能完聚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存養是主人檢斂是奴僕一云省察是奴僕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辨物之美惡真偽則吾不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吾家合族而會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然却有說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却要理會大處某

於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未敢發然某皆是逐事逐物考究練磨積日累月以至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竅子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便會只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爲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不曾理會好笑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曾充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節來只此是



學

又無事尚解忘今當機對境乃不能明

有行古禮於其家而其父不悅乃其父子相非不已  
遂來請教先生云以禮言之吾子欲行古禮其名  
甚正以實言之則去古既遠禮文亦遠吾子所行  
未必盡契古禮而且先得罪於尊君矣喪與其哀  
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如世  
俗甚不經裁之可也其餘且可從舊

先生嘗問一學者若事多放過有寬大氣象若動輒  
別白似若褊隘不知孰是學者云若不別白則無  
長進處先生曰然

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云  
始是道人心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牽義牽枝  
引蔓牽今引古爲證爲靠

疑鷄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

須是一刀兩段何故縈縈如此

縈縈底討个甚麼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

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物事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

便壞了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江泰之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皆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物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

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舊罪不妨誅責愈見  
得不好新得不妨發揚愈見得牢固

上達下達卽是喻義喻利

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已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  
先對曰辨志正已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  
子淵之對可謂切矣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分上事又  
却只是放過爭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穿使人貪而  
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个大不惺惺去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  
是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  
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  
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  
剝落得淨盡方是

因陰晴不常言人之開塞若無事時有塞亦無害忽  
有故而塞須理會方得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  
得事成

須是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激勵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汗澤

染習深者難得潔淨

俗諺云心堅石穿既是一個人如何不打疊教伶俐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這裡是刀鋸鼎鑊的學問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

禪伯真爲大崇無世俗之陷溺無二崇之迷惑所

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

量也

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孔門如子貢卽無所疑所以

不至於道孔子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

貢曰然往往孔子未然之孔子復有非歟之問顏

子仰之彌高末由也已其疑非細其不自安所以

其殆庶幾乎

予舉荀子解蔽遠爲蔽近爲蔽輕爲蔽重爲蔽之類  
說得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他無主人有主人時近  
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不要起爐作竈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自立自成自道

曰予攸好德是大有感發者

以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高

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也

也豪傑之士胡丈因舉晦翁云豪傑而不聖人者  
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大丈夫事豈當見戲

問楊云多時有退步之說不知曾果退否若不退絲  
毫許牽得住前輩大量底人看有甚大小大事他  
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略有些氣酸者多只是  
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  
堂堂地做箇人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不倚師友載籍

今之學者譬如行路偶然撞着一好處便且止覺時已不如前人所以乍出乍入乍明乍昏

稱嘆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誇示已能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已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其失爲告群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律夫氣習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的一瑞但不能進學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在答云莫道未也二十六

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詹阜民再入都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有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旣而以所記管窺諸語請一二日再造先生曰夜來與朋友同看來却不是無根據說得出來自此幸勿輒錄他日亦可自驗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史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

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神然此是憑物須要  
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  
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  
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  
於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懶爲與不爲之間  
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在此與之言汝適  
某言未是其處坐立舉動未是其人必樂從若夫  
動他根本所在便不肯

先生語伯敏云近日向學者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夫人勇於爲學豈不可喜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  
日學者却把作一事張大虛名過於實起人不平  
之心以是爲道學之說者必爲人深排力詆此風  
一長豈不可懼

阜民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爲學當  
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  
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

非有他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只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旣還邱遂盡屏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不知此後煞有事在

後生看經書須看註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徵諸庶民而不謬的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者亦有病

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上古淳朴人情物態未至多變易雖不作未有闕也逮於中古情態日開詐僞日萌非明易道以示之則質之美者無以成其德天下之衆無以感而化生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之憂



患如此不得不因時而作也易道既著則使君子身修而天下治矣是故履德之基也雜卦曰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也上天下澤尊卑之義禮之本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常行之道履德之基謂以行爲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也不行則德無由而積謙德之柄也有而不居爲謙謙者不盈也盈者則德喪矣常執不盈之心則德乃日積故曰謙德之柄既能謙然後能復復者陽復爲復善之義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於物也知物

之爲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他適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內外合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恒德之固也君子之修德必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曰損德之修也善日積則寬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不臨患難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井以養人利物爲事君子之德亦猶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夫然可以有爲有爲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方一曲

之士非盛德之士也順時制宜非隨俗合汚如禹稷顏子是已故曰異德之制也履和而至兌以柔悅承乾之剛健故和天在上澤處下理之極至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體履之義故和而至謙尊而光不謙則必自尊自耀自尊則人必賤之自耀則德喪能謙則自卑自晦自卑則人尊之自晦則德益光顯復小而辨於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發必察其爲物所誘與否不辨與小則將致悔咎矣恒襍而不厭人之生動用酬酢事變非一人

情於此多至厭倦是不恒其德也能恒者雖襍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凡損抑其過必逆乎情故先難旣損抑以歸於善則順乎本心故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者遷善以益已之德故其德長進而寬裕設者侈張也有侈大不誠實之意如是則非所以爲益也困窮而通不修德者遇窮困則隕獲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益通井居其所而遷如君子不以道徇人故曰居其所而博施濟衆無不及故曰遷巽稱

而隱巽順於理故動稱宜其所以稱宜者非有形

可見故隱

年譜中九卦解更別

履以和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也能由禮則和矣  
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能自  
節制以禮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無與焉  
恒以一德不常則二三常則終始惟一乃日新損  
以遠害如忿忿之類為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而  
已能損其害德者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之道特  
君子不取必乎此也益以興利有益於已者為利

天下之有益於已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遷  
善故曰興利能遷善則福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  
在君子無加損焉有不足言者困以寡怨君子困  
窮之時必推致其命以遂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困  
之義不必窮厄患難及已也凡有道而有所不可  
行者皆困也君子於此自反而已未嘗有怨也井  
以辨義君子之義在於濟物於井之養人可以明  
君子之義巽以行權巽順於理如權之於物隨輕  
重而應則動靜稱宜不以一定而悖於理也九卦

之列君子修身之要其序如此缺一不可也故詳復贊之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復齋看伊川易傳解艮其背問某伊川說得如何某云說得鶻突遂命某說某云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碁所以長吾之精神琴所以養吾之德性藝即是道道即是藝豈惟二物於此可見矣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淵泉方動雖只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是偽恰是擔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常舉俗諺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

知道則末卽是本枝卽是葉又曰有根則自有枝葉  
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  
萬世一揆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到這裡却生一疑此  
湯之過也故仲虺作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  
覆昏暴欽崇天道未保天命

問未到四十尚有感在曰志於學矣不爲富貴貧賤  
患難動心不爲異端邪說搖奪是下工夫至三十

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學術之異同人心趨向  
之差別其聲訛相似似是而非之處到這裡多少  
疑在是又下工夫十年然後能不惑矣又下工夫  
十年方渾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  
乍出乍入乍明乍暗或警或縱或作或輟至三十  
而立則無出入暗明警縱作輟之分矣然於事物  
之間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不惑矣  
未必能洞然融通乎天理至五十能洞然融通乎

天理矣然未必能純熟至六十而所知已到七十而所行已到事不師古率由典章學于古訓古訓是式所法者皆此理也非徇其迹倣其事

夫子問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着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賜也始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爲是尚嫌少在

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子欲無言是卽言了

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顏子當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旣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逮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爲仁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旣又復告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至於仲弓之爲人則或人嘗謂雍也仁而不佞仁者靜不佞者無口才也想其

爲人冲靜寡思自然合道至其問仁夫子但答以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只此便是也然顏子精神高旣磨礪就實則非  
仲弓所能及也

洙泗門人其間自有與老子之徒相通者故記禮之  
書其言多原老氏之意先生曰子夏之學傳之後  
世尤有害

邵堯夫詩一物具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不如  
聖人說乾知大始因曰堯夫只是個閑道人聖人  
之道有用無用便非聖人之道

因謂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予  
謂晦菴逐事爲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  
他是添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  
底此所以不同

或謂先生之學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翁之學是  
名物度數形而下者學者當兼二先生之學先生  
云足下如此說晦菴未伏晦翁之學自謂一貫但  
其見道不明終不是一貫耳吾嘗與晦翁書云揣

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跪言語頗怪每日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一个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然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

有學者曾看南軒文字繼從先生游自謂有省及作書陳所見有一語云與太極同體先生復書云此語極似南軒

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疏通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五

終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六 利集

後學梁谿高攀龍存之父校閱

楊慈湖先生

衆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天地之間  
萬物紛擾萬事襍并實一物也而人以為天也地  
也萬物也不可得而一也不可得而一者睽也睽  
異也故不可得而一者衆人之常情而未始不一  
者聖人之獨見非聖人獨立此見也天地萬物之  
體自未始不一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人惟執其塗而不知其歸溺其慮而不知其致夫是以見其本而不見其末轉移於事物而不得其會通聖人懼天下遂牯於此而不得返故發其義於睽之彖夫天穹然而上地隕然而下可謂甚相絕聖人則曰其事同也今考天地之事陰陽施生同於變化同於造物謂之同猶無足甚疑至於男女斷然不可以爲一人聖人將以明未始不一之理則亦有可指之機曰其志未始不通也夫以男女之不可以爲一人而今也其志則通通則一然

則謂之一可也又豈特男女之若可以說合者爲然舉天下萬物如鳶之飛至於戾天魚之躍乃下躍於淵孰知鳶之所以飛者卽魚之所以躍者也林木之喬聳砌草之纖短判然賦性之不同而體質之殊絕也孰知木之所以爲喬而聳者卽草之纖而短者也苟於此而猶有疑則試原其始木之未芽草之未甲木果有異於草草果有異於木乎天者吾心之高明地者吾心之博厚男者吾心之乾女者吾心之坤萬物者吾心之散殊一物也一

物而數名謂之心亦謂之道亦謂之易聖人諄諄言之者欲使紛紜者約而歸於此也

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心便是故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足且何以知其已足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在於此此非曾子胸中洞徹無疑豈敢為此斷然之論向者曾子知有孝弟而已知事吾親而已他不知也事親之心自是事親之心與他人之心自是與他人之心斷不相似一日聞夫子一貫

之誨正觸此機忽通其礙向之二今之一也忠恕之心即吾孝友之心即吾事親之心一而無二通而無間不可別擇漫舉一事言之即夫子之道何淺何深何內何外不曰孝弟而曰忠恕蓋曾子從其所通者言之使曾子縱言之則曰仁義而已矣亦可也曰禮敬而已矣亦可也曰和樂而已矣亦可也曰中而已矣亦可也曰正而已矣曰順而已矣亦可也掃灑應對而已矣亦可也曰事親從兄而已矣亦可也讀書不可只讀紙上語

聖學之不傳學者之過也學者之過在於不求之心而求之名也此心之中孝弟忠信仁義禮智萬事畢備惟所欲用無非大道其見於事親則謂之孝其見於事長則謂之弟見於事君則謂之忠見於朋友則謂之信居家而見於夫婦則謂倡隨居鄉而見於朋友則爲有序是心之發雖紛紜萬殊而非萬殊也一氣運而爲四時其始達謂之春盛長謂之夏肅殺謂之秋冬時雖四而氣則一也欽明文思一堯也溫良恭儉一夫子也今夫見孺子入

井而怵惕惻隱者仁也及遇夫大賓則又升降揖遜而爲禮此時也豈一人而二人也哉嗟夫學者藩以私情蔽以小知絕聖人之大道昧人心之固有持異端邪說而欲立於清虛無爲之境吁可傷哉

可強可弱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

雖欲無斷續不可得已以血氣爲已雖欲無強弱不可得已雖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無須臾不於是勉強從事不須臾而罷矣况於造次乎况於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者皆知所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爲心何者爲放何者爲求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

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爲感而遂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是心與天地同功用與四時同變化喜怒哀樂無不中乎道則亦更何求也惟蔽於物而動其心於是始放而失之他矣故貴於求然人心至於放鮮有知所以求之者彼且以爲爲悖亂爲奸詐爲淫泆爲暴酷者吾之本心然也一旦欲使之勿如此遂有束縛急迫之患則曰殆不若姑縱之而聊以自適也不知此心之放於外離於我而逐於物者在妄心則然吾本心何嘗

如是哉知吾本心廣大虛明直方剛健外物舉不  
 可入於其間則苟求之固在我矣亦何憚惟其不  
 知也故天下之為小人者舉不可深罪人孰不為  
 君子為善人不知吾心之本善也不知乍見孺子  
 將入於井其怵惕惻隱之心即吾本心也不知徐  
 行後長者之心即吾所自有之良心亦堯舜之心  
 也既不知吾良心本若是其坦易或求之則又若  
 迫而求之他既求之他則無斯須安者其必至之  
 勢也

心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有所則可以言存心  
 本無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存  
 我也有存焉有不存焉非其真者也人心即道喜  
 怒哀樂神用出入初無體之可執至虛至明如水  
 如鑑寂然而變化萬象盡在其中無毫髮差也彼  
 昏迷妄肆顛倒萬狀而其寂然無體之道心自若  
 也道心自若而自昏自妄也一日自覺而後自信  
 吾日用未始不神靈也未始搖動也不覺其未始  
 動搖者而惟執其或存或不存者是棄真而取偽

也此不可不明辨

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之爲言至也人未有自至乎道者至於親喪如天地崩陷人子不復知有身此身死亡猶不計而况於他乎百無所思純一哀痛此純一哀痛卽道也子痛親履此境已至於道順達敬養無放無逸自然爲禮爲義爲忠信爲衆善百行其處家應物爲心阻則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爲豈支豈離感通無窮匪思匪爲孟子明心孔子無意意母則此心

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言心惟絕學者之意而猶曰子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無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無他道心獨妙匪學匪索匪精匪粗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千百萬至於無窮無始無終非衆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辨愈支愈說愈離不說猶離况於費辭善說何辭實德何爲雖爲非爲我自有之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踰日月其照臨有甚於日月之照日月能照臨容光之地不能照茆屋之下此心之神無所不通此心之明無所不照昭明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纖自辨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夫不逆不億者光明之所照也無以逆億爲也嗚呼孔子亦善於發明道心之妙也亦大明白矣而能領孔子之教者有幾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

有洪纖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此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孔子我則



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  
不可尚無而况於固乎尚無所知而况於固乎何  
謂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  
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我衣行我行  
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  
藝我行藝牢固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  
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  
爲我雖意念旣作至於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  
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蓋有學者自以爲意必固

我咸無而未免乎行我行坐我坐則何以能範圍  
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能也  
非聖人獨能發育而學者不能也聖人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耳聖人先覺學者後覺耳一日覺之此  
心無體清明無際本與天地同範圍無內外發育  
無疆界學者喜動喜進喜作喜有不墮於意則墮  
於必不墮於固則墮於我墮此四者之中不勝其  
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救正之止絕之其誨亦隨  
以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

書總而記於此其卽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  
然灼然而先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母  
義非無而必以母爲無者謂此非學者之所及惟  
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不改其義爲母而獨歸之  
孔子先儒不自明已之心不自信已之心故亦不  
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良心迷惑天下萬  
世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爲大

自善性流出順達而無阻滯無支離則無思也自仁  
自義自禮自智何故之有何作爲之有何更以智

爲何更以思慮爲然孟子所以惡夫智者惡夫鑿  
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  
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滌九川疏萬水八年於外三  
過家門而不入其勤勞多事如此而孟子以爲行  
其所無事者禹曰安汝止安汝止者如四時之錯  
行如日月之代明不屬知故也雖思而不支雖爲  
而不離也是以日應無窮之事如無一事也感而  
遂通而無思無爲也禹之智如此雖曰智猶未嘗  
用智

人之舉心神物即知

耐事而未免胷中有停留未爲盡善

學者以所得填塞胷中中毒之際復不自覺顏子屢空還有此否

臯陶曰慎厥身修思未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未也靜如此動不如此非未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未也今日如此他日不如此非未也思如此不思則不如此非未也未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曰思者思夫不可得而思者也斯未也未非思之所可及也

思而勿覺覺非思也斯未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也曰毋意謂此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謂此也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必照此未也一日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一月之未也是謂日至一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一月之未也是謂月至三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三月之未是謂顏子三月不違仁

三月之外猶有違焉雖不遠復如雪入水泯然無際而未純也文王之德之純未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未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未也所以能範圍天地之化者此未也所以發育萬物者此未也古志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未也所以事親者此也所以事君者此也所以從兄者此也所以親夫婦所以友弟所以與朋友交者此也所以泛應酬酢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此也人謂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皆具此聖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惟先聖所以佑啓後學之意豈徒事文貌爲講說而已人咸有良性清明未嘗不在躬人欲蔽之如雲翳日是故不可無學學非外求人心自善孩提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心自仁大道在我無所不通聖人曰時習明其無時而不習也無時而不習非學而能慮而知有所思焉思有時而止有所爲焉爲有時而已匪思匪爲匪合匪離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其與人爲忠其恕

人爲恕其節爲禮其和爲樂其知爲智各殊而道  
 同意慮不作其學常通清明有融故樂生其中夫  
 孰得其所始又孰窮其所終聖人謂時習而悅斯  
 可言學苟未能無時而不習有斯須之違焉不可  
 以言學或自以爲時習矣有滯留之意無油然而  
 樂亦不可言學時習而悅此善學之驗大哉聖言  
 洞照學者心術之隱微萬世不可違其有違者所  
 學必非千失萬過孰不由意慮而生乎意動於愛  
 惡故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云爲故有

過意無所動本亦無過先聖所以每每止絕學者  
 之意門弟總記之曰無意爲是故也從游三千獨  
 曰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不與何謂至至止也書  
 曰安汝止良性寂然清明而不動自知自信自清  
 自明自寂自止雖萬變萬化交擾參錯而實無所  
 動故曰至又曰止至矣止矣何以學爲時本心雖  
 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意慮萌蘖卽與道違道不  
 我違我自違道有我斯違無我無違有我斯動無  
 我則無動我本無我意立而成我日至之外猶有

違焉意起而動故也月至則益熟矣月至之外猶  
 有違亦意起而動故也至於顏子三月不違益精  
 益一三月而往猶微有違不遠而復純一如故不  
 動如故變化云為皜皜精白是謂時習而悅之學  
 是謂文王之德之純是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  
 謂吾道一以貫之是謂天下萬世生民自有之性  
 人皆以死坐端默為靜吾獨以應酬走趨為靜人皆  
 以應酬走趨為動吾獨以死坐端默為動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云云 善止 云云

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實不知止知行而  
 不知止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  
 當其時猶未為光明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  
 背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  
 吾本然自有不動之情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  
 其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為一如其背則  
 得其道矣雖有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  
 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為  
 良惟此為止其所苟良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

剛止之終不止也惟良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蓋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如水鑑如日月光照四達靡所不照目雖視而不流於色耳雖聽而不流於聲照用如此雖謂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可也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無實也萬變畢見而實虛也止得其所者言不失其本止也非果有其所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此類也使有我則有所矣夫天下何一物之不妙也豈獨無形者爲妙而有形者不妙耶豈獨無形者爲道而有形者不道耶未始不一人自不一庭者堂之前兩階之間正人物交際之地而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動乎意矣雖見而非見也見則意動而遷非止也天地之變化豈有所動哉日月之靡所不照豈有所見哉此身尚非我有萬物亦何足道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此心在道則不在物在物則不在道耻惡衣惡食是墮

在事物中爲事物移換未能格物而欲致知是無理也格物不可以窮理言文曰格耳雖有至義何爲乎轉而爲窮文曰物耳初無理字義何爲乎轉而爲理據經直說格有去義格去其物耳程氏倡窮理之說其意蓋謂物不必去去物則反成僞旣以去物爲不可故不得不委曲遷就而爲窮理之說不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人謂欲致知者在於格物深病學者之溺於物而此心不明故不得已爲是說豈曰盡取事物屏而去之耶豈曰去物而就無物耶有去有取猶未離乎物也格物之論論吾心中事耳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自清矣天高地下物生其中十百千萬皆吾心耳本無物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有何思何慮事物之紛起於念慮之動耳思慮不動何者非一何者非我思慮不動尚無一與我孰爲衣爲食必如此而後可以謂之格物格物而動於思慮是其爲物愈紛紛耳尚何以爲格若曰今日格



言傳記要卷之六  
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窮盡萬理乃能知至吾知其  
不可也程氏自窮理有得遂以爲必窮理而後可  
不知其不可以律天下也

逐物之久猶如夢

無貪戀則自然見道

此身乃天地一物不必兜攬爲也

處高堂則氣寬處茆屋則氣歉對風月則氣清當晦  
昧則不爽類皆如此以其有我也

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

好學之心一興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消至於面目  
塵埃亦去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記者曰子溫而厲威而不  
猛恭而安此非夫子學溫又學良學恭又學儉也  
亦非學溫而厲又學威而不猛又學恭而安也初  
學者則然至於適道則不然矣而况於聖人乎人  
心自神人心自靈人心自備衆德不學而能不慮  
而知自溫自良自恭自儉自讓自溫而厲自威而  
不猛自恭而安人不自知因物有遷故昏故失自

適道而上則自知自信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於鄉黨一篇所載皆非聖人所勉強爲人之所不能亦非聖人之過此心而爲此皆聖人率此自然耳夫道在聖人當哀而自哀當樂而自樂當敬懼而自敬懼當舒徐而自舒徐當微哀而自微哀當極哀而自極哀當甚敬而自甚敬當小敬而自小敬不待斟酌審處聖人之心自如如此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無窮之義皆自性中出也

渾然一貫之妙初無形氣之殊人自昏亂人自狹小其蔽漸釋故覺漸大其實不然譬之鑑有塵翳之乃失其明漸去其塵其明浸廣非本明之有大小由去塵之有次第也

孟懿子問孝夫子對以無違孟武伯問孝夫子對以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夫子對以敬子夏問孝夫子對以色難所問則一所答則異夫子之意安在哉蓋曰孝者人之良心也人人之所自有也人之所自有而有不足焉者有以蔽之也孟懿子

蔽處在違禮武伯蔽處在父母不以疾爲憂子游  
蔽處在不敬子夏蔽處在色難各去其蔽則數子  
之心固自全也數子之孝固未始不足也聖人不  
能與人以其所無能去人之蔽而已

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  
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  
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  
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  
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

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群怨孰  
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不  
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  
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之憂鬱而  
不失其正本心也鄘柏舟之矢言靡他本心也由  
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  
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逮夫動乎意而昏  
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之詩而歌咏之其  
本有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

不自信者多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有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爲而成雖學者有三省之序而心無三省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群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爲哀爲樂爲喜爲怒爲怨可也邇事父可也遠事君亦可也授

之以政可也使之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牆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觀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於似是而非之言終其身汨汨良可念也孔子之言奚可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記錄猶或失真况於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與或問仁程正叔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雖然使未有論語孟子時

無可類聚又將若之何孔子未嘗教人類聚類聚  
 體認無非意路且孔子曰居處恭恭而已無意也  
 執事敬敬而已無意也與人忠忠而已無意也微  
 致意焉即迂曲即造為即不忠信即不正直所謂  
 復禮復我本有之禮三千三百經條明白不勞作  
 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何意之有  
 先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覺  
 之始仁者覺之終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非心思之  
 所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

汲古問益卦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  
 改或以為雷行風從相資而相益此說是否先生  
 曰見善則遷有過即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  
 益也人誰無好善改過之心或有以為難而不能  
 改遷者患在於動意意果不動則虛中無物如鏡  
 之空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  
 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以舜之道心精一故無  
 阻滯也聖人不貴無過貴於改過  
 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母友不

如已者過則勿憚改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中庸亦云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蓋嚴重則此心不放逸自然有德威所學亦固此要當知主於忠信忠信卽吾之心吾之心日用平常無詐僞是爲忠信是卽吾之本非吾心之外復有忠信也人皆有此忠信之心而不自知其爲吾之主本故夫子明以告之使弗外求學者旣自省主本又當親賢以求助不可友不若已者求親於我固不可拒若不來求而我自友之好之與勝已者疏與不如已者親畏人之壓已樂人之奉已此學者大患又有雖能親勝已之友謙虛樂善而止於此憚於改過此尤切身大害學道無他改過而已高明之士往往不無過而改過之士誠爲難得此心虛明一無所有安得有過因起意故生過

以舜大聖而猶不知十二章之象使禹明之以孔子大聖而猶不知魯廟此皆斷斷之說而後世之士耻於一物之不知亦愚矣詳於其所不必盡知而

諸儒語要卷之六  
二百廿五  
略於其所不可不知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  
衆也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脫毛身與心皆輕安享福  
無已人知進學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

動靜語默皆天性也

陳白沙先生

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  
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  
已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於冬  
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

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卽心觀妙  
以撥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  
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  
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

之無窮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  
精光射來世者也

人具七尺之軀除此心此理之外無可貴矣渾是一  
包膿血裹一塊骨頭耳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  
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  
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任氣血老死  
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人惟覺纔覺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  
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  
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以吾之一身散而爲百體拔其一毛而心爲之痛是  
孰使之然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  
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夫三尺童子聞人稱其善  
則喜稱其惡則怒是何心哉

子謂董子仁曰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  
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



者伍耶

古之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知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見聞優游厭飫久之然後可及也

一真一切真得門而入者無遠弗届也

推之欲其高反之欲其實用心於內者如是

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詩時是如此更無別法也凡學皆然不止學詩卽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

進修在我成我者天也

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子謂湛生曰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木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顛若履平地四顧灑然尤爲竒絕子謂馬貞云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

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病而至此當大爲休  
置縱未至灑脫漸消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  
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事不揆諸道徒人言是狗彘可哉

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

須觀今日事體所關輕重大小酌以淺深之宜隨時  
屈信與道消息若居東微服皆順應自然無有疑  
滯孔子曰知幾其神乎今以衆人有滯之心欲窺

聖人至神之用恐其不似也

言詞不能盡人詞氣足以見人有諸內形諸外識者  
觀之思過半矣故嘗謂文字之學非也學豈在是  
耶

子謂廷實曰吾輩作詩非只喜跌宕而已跌宕中又  
要穩實乃佳耳

子欲學詩自古未有足於道而不足於言者也學人  
言語終是舊套子

近體可驟看久看則別古選纔看便不似不知平日

詩集卷之六  
與秉常論者何如以吾子之才加以涵養之力久  
當得之未用催促也

詩不用則已如用之當下工夫理會觀古人用意深  
處學他語脉往來呼應淺深浮沉輕重疾徐當以  
神會得之未可以言盡也到得悟入時隨意一拈  
卽在其妙無涯每見所作只是潦草如忙中應事  
無味可味

諸作驟看似勝前細看詞調欠古無優柔自得忘言  
之妙看來詩真是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脉絡纒意  
浮沉當理會處一一要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已  
此亦詩之至難前此未易語也文字亦然古文字  
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說出自然妙也  
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如  
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爲太安排也

比歲聞南京有莊孔易者能自樹立於辭不一雷同  
今人語心竊喜之稍就而問焉果於竒無窮及退  
取陶謝少陵諸大家之詩學之或得其意而亡其  
辭或得其辭而遺其意或并辭意而失之其所謂

風生輦血終欠一洗之力

讀書非難領悟作者之意執其機而用之不泥於故紙之難也

不得師傳口授終無自悟之理吳草廬亦云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

大士能立於一世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事功各以其所長其出處語默進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於同也

子謂廷實曰求靜之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祇益動耳惡在其能靜耶

論李廣射石没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又舉莊子語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辨此理殊可悅顧今老矣惟日孳孳豈能及也

子謂東所云百錢自喜貧者說金學能以此自檢其過人遠矣

子語廷實云斬釘鐵鐵工夫當自益但須由其道耳由其道而往無遠不至也

虛已其難乎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矣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  
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  
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  
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  
壞了人也

先生云得定山三月九日書云於是月告病不識此  
機發之早晚在考察前尚有一分之說在考察後  
則更無說矣拙詩云百年將滿日心亂不成詩易  
而作不俟終日竟何謂哉據如是殆不可

開眼衡山之行吾其可已耶

子喟然嘆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吾以待時之  
人可也聖人不為也吾以待門人子弟不已薄乎  
朋友求可與言者不可得世味之移人者不少大者  
文章功業然亦為道之障為其溺也

惟一味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日夕與  
二三友討論所未至亦殊不厭惟有志者少薄俗  
振作尤難日邁月征良可憂耳

子謂羅先生杜門廣昌張內翰會講西山克恭關書

齋於後圃靜坐其皆不以病廢學者乎

進退未決譬之不立背水陣終難守勝敵也

非止疾痛之為心害心寓於形而為主主失其主反

亂於氣亦疾痛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為

害而不知歸罪其心者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

如忿爭

以心馭氣之術試效立見矣但日用應接之煩不免

妨奪而工夫不精

禪家之語初看亦甚可喜也然實是魔術與吾儒似

同而異毫釐之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

精也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則日用

間種種各別不可不看破也更將中庸首尾緊要

處沉潛要見着落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

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

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

不至以是為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

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已之所執

以爲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已而非人則其失均矣

文章功業氣節其皆自涵養來歟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大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見理明後自然成就者大矣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勿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固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世奔焉意足而竒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書法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受朴於天弗鑿於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胷中自有全經此風雅

之淵源也

王陽明先生

問操存舍亡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說  
 學者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原是如此則操存工  
 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為亡入為存若論本體  
 原是無出無入底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  
 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  
 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  
 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  
 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



耶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草花一般何嘗有善惡之分乎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則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

著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自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旣非惡卽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若草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底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著一分意思如此卽是不會好惡一般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著意思曰草有妨害理亦宜去去之

而已偶未卽去亦不累心若著了一分意思卽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只是循天

理雖是循天理亦著不得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如此卽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窻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何爲而學學箇甚麼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卽

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已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底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會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地外別無箇見

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嘗學且須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皆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暢茂條達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力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只是下學學者只從下

學裏用工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底工夫  
徐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工夫深思之未能得略  
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  
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  
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  
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  
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  
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  
賤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

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存箇天理這便是博學之  
於文便是約禮底工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  
惟一

格物是誠意底工夫明善是誠身底工夫窮理是盡  
性底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底工夫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  
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敘今昔異同先生曰此  
是說効驗二友惘然請示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工  
只是要爲善之心真切這箇心真切見善卽遷有

過卽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合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

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閑思禩念如何亦可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箇做劫盜底思慮何也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閑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說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稿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

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工夫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是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

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事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殼底己不會爲個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個軀殼己也不會爲且道汝所謂軀殼底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安逸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

令人心發在這都是害耳目口鼻四肢底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底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纔成得個耳目口鼻四肢這個纔是爲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底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

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團血肉如今已死底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底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便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

個便是汝之真已。這個真已，是軀殼底主宰。若無真已，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卽生無卽死。汝若真爲那個軀殼底，必須用着這個真已，便須常常保守着。這個真已底本體，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爲己之心，方能克已。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已之心，不能克已。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

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正之問，戒懼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已所獨知。時工夫此說，何如？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工便是作僞，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底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



言作詩身之六  
四百一  
三百五二  
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  
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底誠身工夫精神  
命脉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  
始無終只是此一個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已所  
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卽戒懼卽是知已  
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  
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  
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  
懼之念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  
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卽是已不知此除是昏  
睡除是稿木死灰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  
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  
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  
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  
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  
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  
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底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

人之言也

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哀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言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

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融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名好利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想着何以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想着然平日好貨好色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卽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瘥

言傳語要 卷之六  
三百廿二  
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會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原有是體卽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他未發之中亦未

能全得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時只是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是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惡動之心中隱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諸儒論要卷之六  
四三  
三百廿二  
未發之中雖專指靜時言就發之時此心不爲喜怒  
哀樂牽引汨撓明覺寂然不動卽所謂動亦定者  
也若有牽引汨撓卽是動於氣動於欲矣既有動  
則其所發必不和故未發之中卽是發而中節之  
和中節之和卽是未發之中無動無靜體用一原  
者也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  
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個  
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

立定個格式此便是執一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  
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  
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  
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何也先生曰是  
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  
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動亦定靜亦定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原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只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襍猶精金之

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鉛銅之襍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量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厠於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

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謂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煅煉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煉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純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有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

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智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獎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智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煉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量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鍍襍然而投分量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稍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

以破世儒支離之感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兩以煅煉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起念卽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

萬鎰卽是孔子底孔子九千鎰卽是堯舜底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比較分量底心各人儘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卽人人自有個個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底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其所不能上體認擴充却

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着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

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精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個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榦及其有榦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又未嘗廢照

蕭惠問死生之說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更有甚麼死生

學于古訓乃有獲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口耳義襲而取諸其外也乃如古訓而學其所學嘿而成之不言而信而有得於心之謂也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一於天德戒

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曰此只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

如此又不如為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

是他為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

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便須反在自心上體當

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

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為學頭腦處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

渾然聖賢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

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

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狀是又將聖人所畫

模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騁其技其失真愈

遠矣

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

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

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

終掩其實者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

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增

言傳言...卷之六  
三百五  
益已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

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爲易簡之道世入之心襍於計較譽毀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也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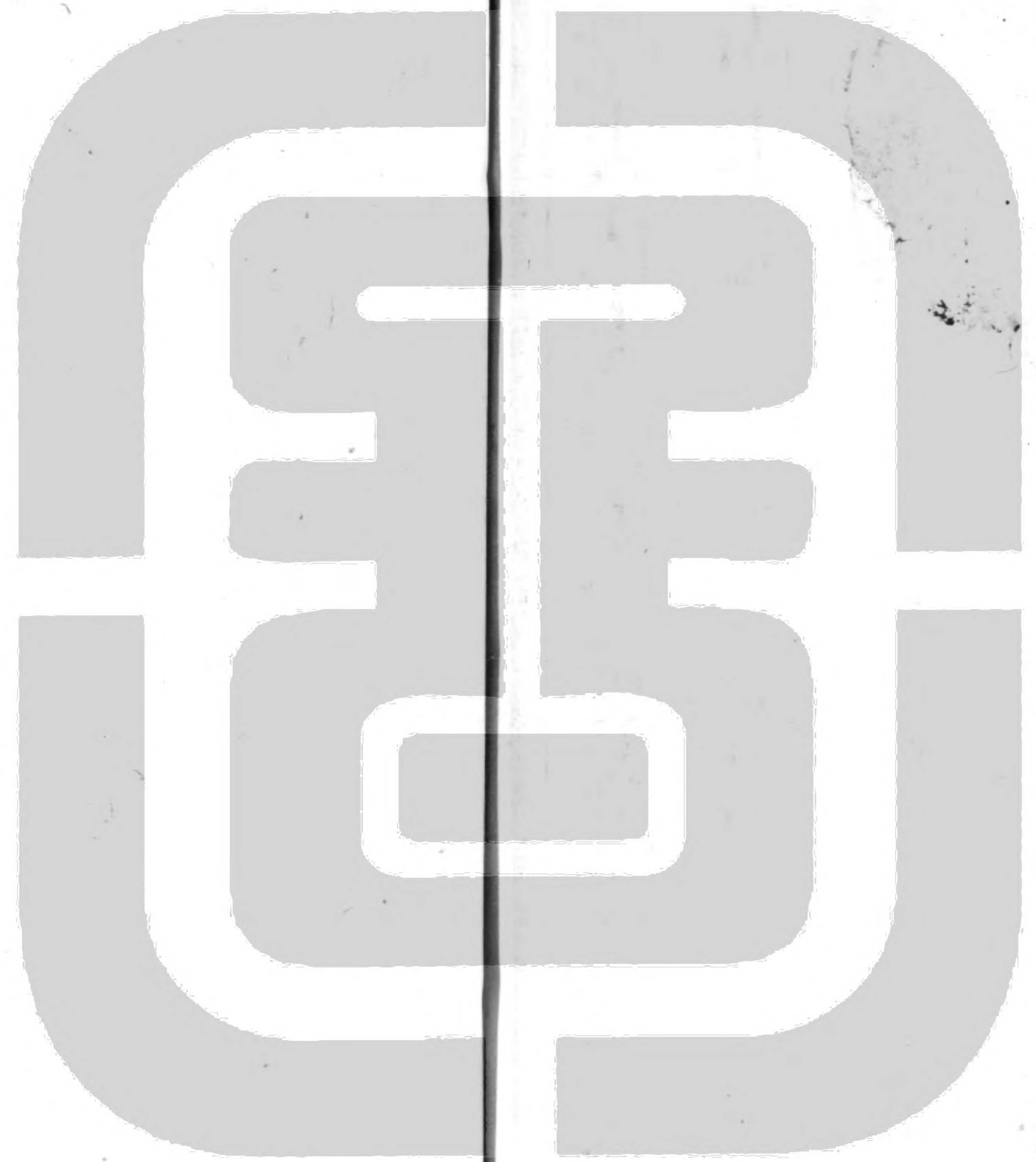
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故已有分寸之知卽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的分寸之覺卽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樹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

言何言...  
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以不  
告之乎

言何言...

三二

二百十八



卷之四